

【浮世绘】

触犯了会粉身碎骨 有些规则

□叶倾城

我完全没想过，会在高考后第三天收到这样的私信：我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考试时，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坐我旁边，关系一般，让我给她抄一下。我害怕会被抓到，又觉得自己学得也不容易，就没给她看。后来，她遇到我都不理我，是我太自私吗？她跟别人说怎么办？别人会不会因此觉得我不近人情，对我有想法？

看到这封私信，我直觉的第一反应是：监考老师在哪里？

第二个反应：高考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大考，关于规则，难道不是每个老师、每个考点都三令五申的吗？高考作弊，一旦被抓，将进入档案，几年内不能报考，在复考之后，高校也有权力拒收有过作弊史的学生。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你将在监狱度过青春，你准备如何和狱友们讲自己犯了什么案子呢？就说“是考进来的”？

而我真正的忧虑不在于某一次考试，而在于：要如何告诉孩子们，规则与规则不尽相同，有些是“应该”，有些是“最好”，还有一些是“必须”。人生有太多的“必须”不能冲撞，就像不能触及电与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应该”。这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

既然要学习、要工作，就好好地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知道叔父已逝、自己王冠在手后说了一句话：“I'll be good.”言简意赅，一个“好”字涵盖了所有用心与用力，不求尽善尽美，只求每天进步一点点。但“应该”不是强制，若不这么做，只是懒散怠惰，不是罪，甚至不是错——如果你家财万贯，是富二代，你的父母家人纵容你坐吃山空。

处世得体是“最好”。世界太拥挤，人群挨挨挤挤，你的肘撞我的眼——只怪我太矮；我的鞋踩你的脚——抱歉，我也不是有意要穿细高跟的。为了不打架，要微笑，要谦和，要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要每一次答应都是思考过而不是脑子一热马上就后悔，要每个拒绝都能婉转而坚决。但这是“最好”，是百尺竿头的更进一步，是先完成本职工作后还有余力的前提下去做的。很多人因为羞怯、因为笨拙、因为生长环境的缺失，一生都学不会，他们没有做到“最好”——但你做到了吗？人人都有自己的硬伤，有一戳就会酥了半边身子的麻筋。

但还有一些是致命的、关键的，是强硬的“必须”，不能通融，没人想听你的情有可原。它们都是深渊，只要你涉足，就毫无缓冲

可能地堕落——而这些，也许因为太严峻，反而让家长不知道从何处说起。

比如，吸毒。正常的家长对吸毒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吸毒可怕，但连想都没想过要跟孩子讲。他们以为这事像天方夜谭一样那么远，为此警告孩子，就像让孩子警惕马桶里爬出来的大白鲸一样荒谬。而有多少学生，就是从“只尝一口”开始了不归路。

还有，赌博。世界杯、欧洲杯来了，跃跃欲试的同学们也会投个注——我见过有大学生一夜之间赢了几十万。太兴奋的他叫上朋友、同学，24小时之内就花完了。到最后，高利贷追到家里去，父母卖掉一套房子才了事。也许，死穴不在赌博本身，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幻象，让你以为真有无本万利的事。它破坏了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自然法则，人会忍不住走歪门邪道，指望能零付出万分收获，最后却变成万分付出零收获。为什么父母没把它当做洪水猛兽，早早防范？大概出于这样的想法：谁没打过牌呢？偶尔带彩是常事，老阿姨们在棋牌室里也玩个一两分钱的局。

抑或，作弊。之前国家并未将此纳入法律的范畴，对说谎、伪造及作弊，老师、家长多半轻描淡写

地说“诚实是美德”，但偶尔作个弊似乎也稀松平常。我们这些过来人都得承认，在一些莫名其妙的考试里，抄过或者让人抄过。

规矩是一步步建立的，总有人会迎头撞上。我在校期间的最后一次四级考试，共抓出十六位作弊者——全部没有拿到毕业证。那是我的母校第一次用校规处理作弊，之前当然也大说特说过，但谁也没当真，上了考场还抱着侥幸心理。那十六位同学里，有没有人因此改变一生？你猜猜看。

规矩总会越来越严，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什么样的前程、什么样的未来，值得冒这样的险？

有些规则只是为你好，你可以拒绝；有些却是金科玉律，像我家的那盏灭蚊灯，每天都有有迷途的蚊子扑上去，啪的一声，电光石火，粉身碎骨。

我的矛盾只是：到底几时跟孩子们讲这些？太早会吓着他们，太晚我怕来不及；要讲多轻多重？太轻他们不当耳旁风，太重又怕激起逆反……

【藏书记】

「靠边」艺术家

□刘中蔚

前几天想买一本书，和友人讨论买旧版还是新版，他说当买旧版。但是旧版出版太久，品相大多较差，我有些不太想找。可是他说，旧版有精美插图，新版已没有了。我立刻态度转弯，在旧书网上一路翻找下去。

现在的文学类书籍，带插图的相对已不太多。就算带有插图，有些还是用电脑合成图或摄影图片代



替，又或将书取名“插图本”另取定价。自然这是出版社为印刷成本考量，作为读者却是感到无奈。或许是我小时候读连环画出身，对书中插图总有特别的好感，觉得一本好书需有手绘插图才算圆满。未读书之前，插图是书的“眼睛”，可以帮我们洞悉书中情节。书读过之后，插图是书的“翅膀”，可以助我们奔向情感高潮。插图是依附于书又有独立生命的个体，是画家的再创造。最近我收到一本书，专谈插图艺术，书名《插图艺术欣赏》，张守义、刘中杰两位合著，环

游社出版。书中有两位先生签名，刘中杰题“敬请指正 刘中杰 九七新岁”，张守义题：“肖苏华先生指正。插图艺术是一门靠边的艺术，还请您协助。谢谢 守义 丁丑年”。

令我感兴趣的，是张守义的题字。很早就知道，张守义先生是一位插图画家，还是一位书籍装帧设计家。但是看他的评价，插画艺术尚且“靠边”，书籍装帧这颇显冷门的艺术，岂不更“靠边”？他可是是一位有名的装帧设计家和插画家啊。

其实，前些年我不太喜欢张守义的作品，因为他创作的插画和封面多是黑白颜色，年轻的我觉得过于枯燥。但是慢慢地，我发现这黑白之间大有韵味，以简洁的线条和画面，跨越多个国家和种族，构成各种人物和事件，是颇为不易的事。渐渐地，我开始喜欢它们，耐心细读，对几件佳作留下深刻印象。如《悲惨世界》中，他绘制风烛残年的冉·阿让，用凝练的笔墨将冉·阿让的面部表情和身处环境勾勒于无形；又如《堂吉珂德》一书，他用高挑的长矛，踉踉

的瘦马，将愁容骑士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图）。如此这般观赏了他的许多作品，时间久了，对张守义先生更加熟悉，知道了他是为书籍装帧、插图艺术奉献了一生，甚至退休之后还在为这门艺术不停地创作、奔走，为这门艺术的推广和挖掘后继人才出了大力，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谦虚地请人“协助”？正是因为他对这门艺术的爱啊。

偶然得知，张守义先生大学毕业时选择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理由竟然是爱看书，进出版社看书方便。这令我想到他晚年患病，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只能吸收啤酒和流食，从此他以啤酒代替了饮食。2008年他七十八岁离世，曾有朋友惋惜，先生的离去恐与饮酒过多有关，如果多用流食，想不会如此匆匆。我却觉得，饮食与啤酒的选择，和他早年从业时的选择一样，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选择，存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他选择投身“靠边”艺术，并终在这片舞台上取得了自己的成就。

【在人间】

那年看电影

□高明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经在部队放过五年多的电影，也看过无数场电影，但当兵后看的第一场电影却让我印象深刻，甚至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

那是1972年底，不满17周岁的我从山东临沂应征入伍，来到位于大西北黄土高原的陕西省澄城县步兵第141师422团当兵。部队在县城西边一个叫作县西河的大沟里扎营盘，住窑洞，吃粗粮，生活环境和条件十分艰苦。这对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长大、从工厂入伍的新兵来讲，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

元旦这天下午，我所在的新兵连传来消息，晚上团里要举行电影晚会，欢迎我们新战友入伍。这让我们这些新兵十分兴奋，到部队一个多星期了，还是第一次看电影呢！

晚饭后，连队根据团里要求，统一着装，还要打背包、扎腰带、带水壶挎包。全连集合后，由值班排长带领，我们120多名新兵在夜幕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兴致勃勃地出发了。从我们二营新兵连到团部大操场有六七里路，要下一个陡坡再爬两个大坡才能

到。我们唱歌喊口号一路前行，由于背着行装，再加上行军速度比较快，不一会儿我的额头就冒汗了，棉衣里面的衬衣也湿透了。这时，我一边走一边把棉帽摘下拿在手上，班长发现后，低声命令道：“赶快戴上，不许脱帽！”我只好擦了把汗，乖乖地把棉帽戴上。

当我随着连队几乎是大汗淋漓地到达团部大操场时，部队正在集合。我们新兵连按照指定的位置，在银幕的正面左侧把背包放在地上并坐在背包上。

灯光下，我注意到团部大操场中央用两根高高的竹竿拉起了一块白色的银幕，银幕前方20多米处摆放着两台放映机，两个放映员在紧张地忙碌着。我看到老连队的干部战士们坐在马扎上，穿四个口袋上衣的干部扎着腰带、斜背手枪，老兵们携带着班用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轻武器。

当时我很纳闷，心想，看电影又不是打仗，带武器干吗？便很惊奇地悄声问班长。我们班长叫辛兆宗，比我早当两年兵，是甘肃天水人，平时待我挺好，班长以老兵的口气说：“这你就懂了吧，带武器看电影，这是我们团的老

传统，一是战备的需要，二是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打仗。”

放映前，老兵连队开始唱歌，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唱，这边刚唱完《打靶归来》，《说打就打》，那边又唱起《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起彼伏，群情振奋，雄浑嘹亮的歌声在黄土高原的山谷里回荡，好不热闹，让我这个新兵大开眼界，被这火热的军营文化氛围深深感染。

电影开始了，首先放映《新闻简报》，接着放映国产故事片《英雄儿女》。

黄土高原的天气像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这时刮起了西北风，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雪。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起来了，整个电影场一片安静，雪花落在茫茫的黄土高坡上，落在电影场里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这些新兵看到首长和老兵们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一个人拍打身上的雪，仍在聚精会神看电影，顿生敬意，也都自觉地学着老兵的样子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整个电影场只听见放映机机器转动的沙沙声。高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脸上，身上已被汗水湿透的内衣开始变得冰

凉，我感到浑身发冷，不知不觉连声咳嗽起来。辛班长见我不断地咳嗽，就关切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受凉了，班长听后二话没说就把自己身上穿的军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

雪越下越大，电影还在继续，这时候传来激越的女声独唱：“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班长小声告诉我，当年我们部队参加过抗美援朝，涌现出了不少英雄集体和战斗英雄，我们营五连就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并授予“天德山英雄连”光荣称号，全国闻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就是我们师侦察连的文书。听了班长的话，我好一阵激动，感到能在这支英雄的部队当兵真是我的荣幸。

天气越来越冷，而我的心里却感到愈来愈温暖。电影演完了，雪也渐渐小了，回连队的路上，因为心里有一团火，我步伐坚定，走得特别有力。

回到窑洞，辛班长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熄灯号响过了，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那一晚的一切总是像电影一遍一遍回放着，我想了很多很多……